

沈下賢文集

二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書

與潞鄆州書

與潞府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答馮陶書

答李生書

上九江鄭使君書

荅馮兄書

荅學文僧請益書

與潞鄜州書 六年夏作

亞之再拜稽首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歷別於
所知親友門所知親友謂亞之日安所適安所為亞
之對曰適鄜將假貸於諸侯門所知親友賀亞之曰
鄜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為文學
仁義之道忻忻焉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
充充焉樗馬走僕忘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日近

日喜及至之也且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
官奔奔而入促促而出言不及吐道不及陳退居三
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閣下採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
則曰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為之輕重書之多者
館善字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有無因而至
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徼幸之徒
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飮惡味且走來閣下門者亦
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智
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閣下而望其推

引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顛而惠賢愚顛倒而又以書不書而為之輕重切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相爭齎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者不口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禮我也何有愧於閣下不唯不愧而已亦有憤激於衷而終怨怒者切恐閣下勞費以取無益亞之愚獨為閣下惜伏願閣下稍精接士之道使賢愚明白閣下能知此則四方之士聞之皆謂閣下不愆已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冒旌戟之嚴敢言進於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

苟曲於閣下而存其直如此戰戰無任亞之再拜

與潞州盧留後書八年夏作

中丞閣下法者古王一其度於天下蓋欲必信於人耳非執事之臣能得專喜怒以自弄今或奉之未如其意何執廼十四日亞之晨出南府門見一人衣縞不帶乘捷馬北馳健僕呵道衆僕皆左右馬分走甚嚴亞之意謂執事有服者即止馬匿道下既去私曰執事寧不帶耶不則又何呵也問其僕曰是方士李元戢者繫盜他郡烏亞之曰既繫何謂縱而遨乎僕

曰彼言能化黃金反童齒今一郡大惑下自豪吏盡
欲德之故馳過其家且暮不暇亞之因仰而呼俯而
揖曰是能化黃金反童齒烏凡執左道亂正者在殺
不弔赦今其人且繫尚能惑設冠帶自儀而孰不陷
前日信州刺史以夕祀黃老不當理官臣譖之得罪
幾夷誠可寒心今閣下獨不省悟亞之雖不肖亦知
為閣下畏伏惟亟誠獄吏使固手足之繫與常死罪
者等無令出入自便不然法為吏侮而閣下安所任
主哉幸留意焉亞之再拜

與同州試官書

今年秋亞之求貢於郡以文求知己於郡之執事凡
三易郡失其知輒去其友相率而笑之亞之為之語
曰里人有良金鬻於市而里之豪亦鬻焉俱將售於
衡者豪人金雖精里人出其左衡人畏豪奪其價而
先豪里人懷而去明日之他市而衡之直復不同又
懷去又明日之他又然歸而聚黨與謀曰聞某市有
衡人不欺一市之人謂之直遂往與群金角俱歷火
昇衡市人曰雖然顧先豪衡人口是精麗在目輕重

在衡衡目可欺乎市人慙而退其直果然今亞之負
詞之來于執事其望亦同於直者也伏惟熟察無忽
亞之再拜

與京兆試官書

七年冬作

孔子之徒三千而言鼎堂者十輩然皆不能周其德
故各以其所長出人者稱之名曰四科百世之下皆
言孔子聖是知無全能者也今亞之雖不肖其著之
文亦思有繼於言而得名光裔裔不滅於後由是旨
春秋而法太史雖未得陳其筆於君臣廢興之際如

有義烈端節之事輒書之善惡無所回雖日受摧辱
然其志不死亦將俟能為孔子之心者拔之是以晝
夜增笑時亦有人勉亞之於進士科言得祿位大可
以養上飽下去年始來京師與群士皆求進而賦以八
詠琢雕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於
禮部先黜去今年復來聞執事主選京兆長安中賢
士皆賀亞之曰某執事斯謂明矣其取舍必以目辨
而察亞之曰微亞之以八韻為畏對曰不然夫良工
為廈而選材者不以桶廢棟不責能此而否彼又曰無

求備於一人以聖人採取之至言也亞之文已貢矣
執事其服孔子之心有素如其取捨之際亦能留意
乎亞之再拜

荅馮陶書

馮生足下前辱書時會鄙人將有適方事役在焉今
則足下又赴省于東故弟書久不遑荅有負懇款无
以自露然則書辭所屬寧鄙人宜當託是乎乃敢自
酌以揆其意惟智府寤之樂府唱為歌十年聲泥如
鄆下而魏歌者往請之曰聞古之韓娥其歌也能易

哀樂變林籟則有是也何自而及是乎今子能楊韻
激妙感物態矣而人投聲請價者宜以遂之必且語
我使聞聽於衆耳以得售進入爲王左右之娛對曰
若韓娥之歌韻合於氣聲合於情是故草木之於地也
氣爲之君五腑之居人也情爲之長草木之生其根
處瘠則其表訥處潤則其表昌瘠之訥潤之昌不過
其草木及氣之作也爲溫陽則萬族舒爲晦寒則衆
色雜瘁五腑伏五行設如金困於內則肺亢應於外
而嗷歎極則反之木極於內則肝急應於外而視亂

困則反之困而馱極而亂不過一發於內一應於外而已及情之作也為喜適則七竅走而會之怡為悲慙則六氣集而赴之慙是皆不得自任也韓娥之得也在此馱二情以攻之故能易哀樂坡二氣以襲物則能變林籟其神至矣亦尚未聞飫寵賞於當時者何也所感者智人也草木仰天性智人不混於累夫衆庶之目怫於視世俗之耳離其聽故擊弊缶貫鼠革聚觀於市促促之歌巴聲夷辭唱一而和百替之者千萬人南風之絃雲和之瑟曠世莫用烏能自唱

其德於聲音雖韓娥之妙欲誰繼者今足下將行者
古道也將操者至聲也鄙人方困世之馱斥安足以
使之聞聽於衆耳發嘉譽於此日乎畏辱雅向願悉
所識幸甚幸甚

荅李生書

亞之白辱書覽所指令僕人持書致安南守使從雅
旨以契所欲意者謂僕人居峻勢能可樞其意一云
謂僕職在軍副其力可驅彼之情易如瞬眴夫何妄
悞容易而不見知其不能如此哉且安南守其志未

恨自齊從事已下咸以公籍督稽厯受訕侮繼章傍
凌彼恃門矜耄無所加責前日韋同舍亦然顧亞之
孱畏靜常遭尤况又掌刑書累以法操其吏彼無路
而露忿於僕人耳今來書指教欲使有為是執仇而
赴於敵也何能致其願乎幸終悉省不宣亞之再拜

上九江鄭使君書

郢岸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于九江守鄭君閣
下詰之既深焉得默默已也固析委譴之於章遂用
悉陳惟聽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

儒臣自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西塞封玉門關
戎虜遁避而無酬勞之命斯蓋大時之有體臣之當
理也然喬苑於讒陳苑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
時之情致力尅害一則奪其效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
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苑於不命嗟乎
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為使者而儒
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逐叛之兵連歲不解負
輓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道為戰士衣食之給於
兩河之間歲尚賑朝輦之下執笏常謁請罷所討者

十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為習知叛臣之情日就窘請
得往導愍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副又
以為喜者單車為使有功則為我臣輕害之遂於行請
兵以自柄詔書仍以便宜從事又詔邯鄲鉅鹿兵各
以百騎與俱蓋欲重擊鑿之柄也及過平原平原郡
城而有常山率分居之諫大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
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於常山帥得書以期請降
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有餘輩及滄海寇款與符
印偕至即請以城歸使者是日往受城亞之復引前